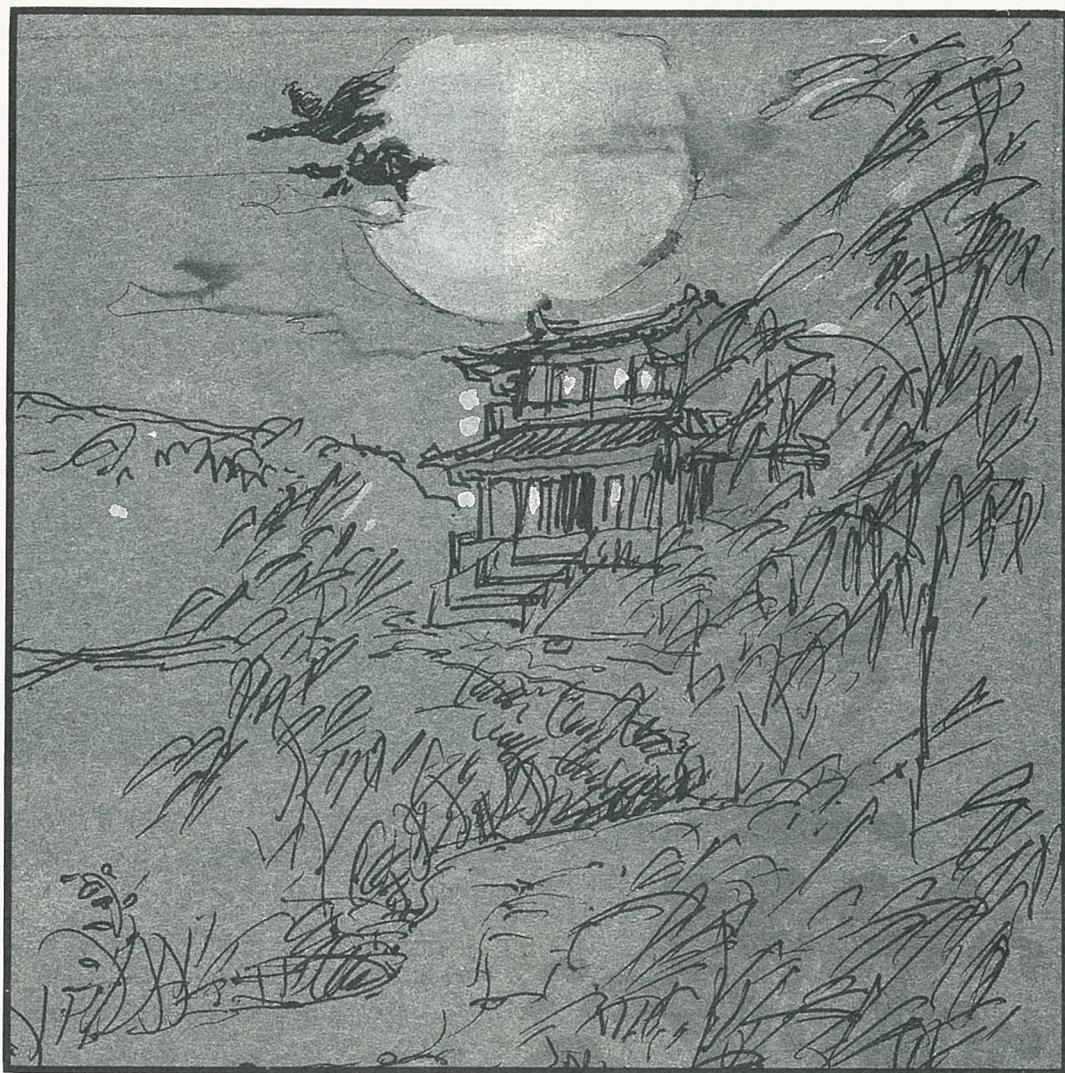


清更蘊飯雨



“何處是歸程，長亭更短亭……
唉，長亭，更短亭……”

萬俟詠望著樓外那圍著一圈月暈的月亮，喃喃吐著低低的嘆息；古代、現代、天南、地北，多少遊子心頭壓著這樣深深長長，嘆不盡，吐不完的氣？長亭，短亭，古往今來，上演著多少離合悲歡的故事？多少羈旅行役的遊子，望著它思歸而無歸計？多少春柳樓頭的思婦，望著它盼歸而不見歸人？長亭、短亭，沉默的佇立著，一年年，一代代，背負著這千古悲情，從古，至今，以迄無盡的未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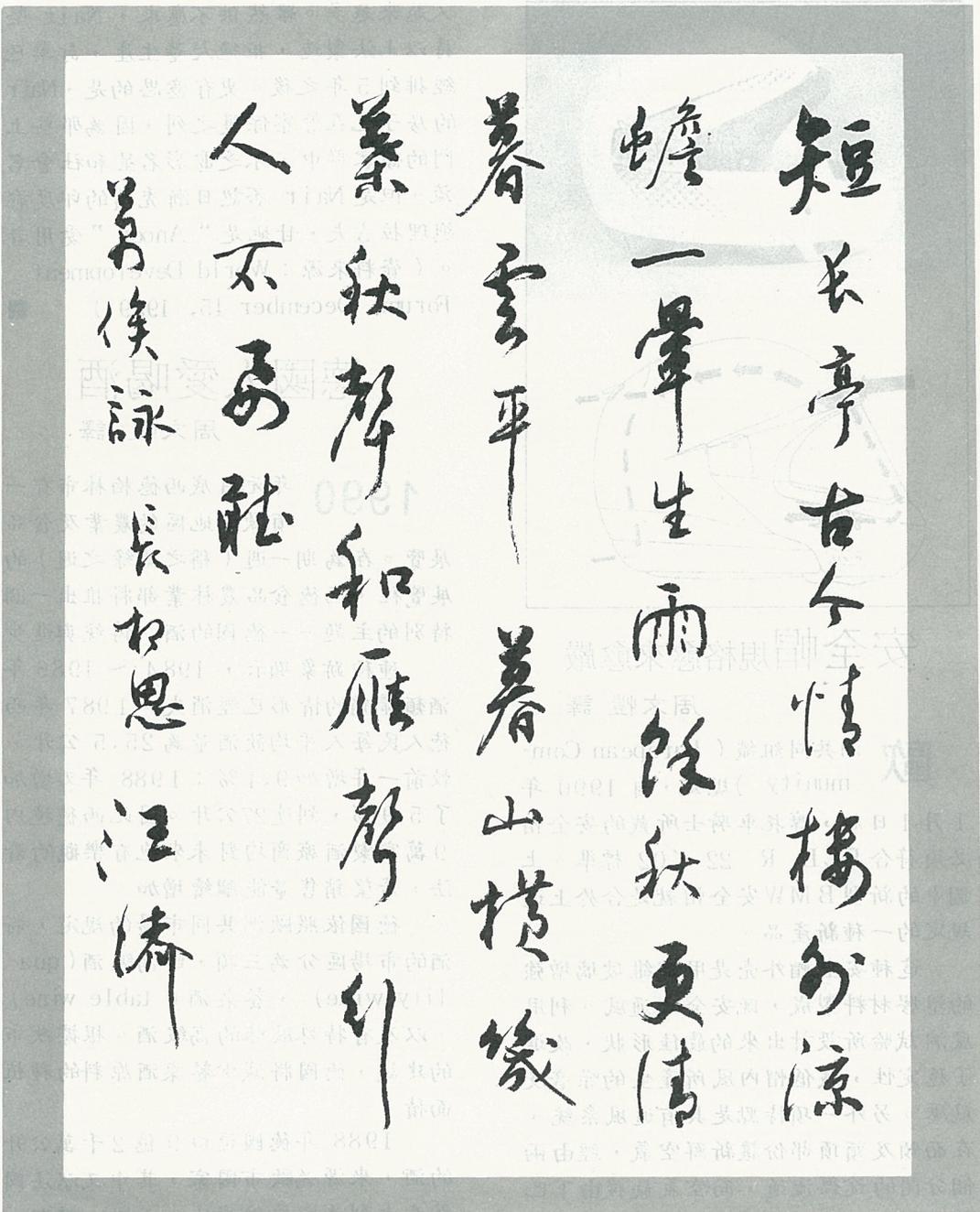
下過了一陣雨，秋意更深了一層，清涼涼的空氣，在雨後，更如水般的透明澄澈，貼在肌膚上，竟有些沁人。連月亮也感覺了涼意了吧，於是，披上了縠紗般的暈影薄雲，越發顯得帶恨含愁，淒淒清清。

這山間的館驛，也如長亭、短亭一樣，註定了是“傷心之地”吧？住在這兒的人，永遠都是過客，它，能容人住宿，生活，但，它，不是家。

青山，在暮色中橫陳，白雲，在山巒間平臥，深了，暗了，終於都化成了幢幢黑影，融入了夜色。那深邃、愁鬱

文：劉明儀
書：汪志義
圖：林慧蘭

短長亭，古今情，樓外涼
 蟾一暈生，雨餘秋更清。
 暮雲平，暮山橫，幾
 葉秋聲和雁聲，行
 人不要聽。
 萬俟詠 長相思



，淡薄月影照不透的夜色，吞噬了山，吞噬了雲，也吞噬了這山中孤伶的小小館驛。

秋風，刻意的奏著秋日的樂章，像纖指彈奏琴瑟般的，撥弄著樹枝，樹葉，撥弄著簷前的鐵馬。蕭蕭，瑟瑟，挑動著遊子心底那最脆弱的心絃。幾聲雁鳴，劃破長空，是孤雁吧？那聲聲鳴叫，是那麼驚惶而無助……

呵！風，不要再吹了，雁，不要再叫了，你們可知道，行旅的過客，不想聽呵！

這一闋“長相思”是北宋萬俟詠的作品，題為“山驛”，萬俟詠，字雅言，自號詞隱，遊學京師不第，在宋徽宗熙寧間，充大晟府製撰，等於皇帝御用詞人，按月令依律製詞應制，應制詞，多半是寫得富貴溫柔，談不上什麼內涵的，且多屬長調。反倒是他的一些小令，反而清麗可喜，比應制之作，要動人得多。“花庵詞選”的選詞人黃昇，就對他備極讚譽，稱他的詞“平而工，和而雅”具巧思而不見斧鑿痕，尤其他本身精於音律，更是別人所難及的特長呢。